

■读书笔记

■李工

桌上放着两本装帧精美的散文集，这是著名散文家杨稼生先生二十多年前亲自签名送给我的启蒙读物。那时间，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神州大地，萎靡已久的文坛如雨后春笋般开放着五彩缤纷的奇葩。就在此时，我心目中的平民才俊杨稼生——迎着朝阳、裹着春风、浴着雨露，挥洒自如地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河南日报》、《奔流》等著名报刊上发表篇篇文章，一时间引起文坛风外的广泛好评。我就是在这个当儿变成了他的忠实“粉丝”，希冀有一天当面向他求教。

说来也巧，1988年的阳春三月，《东京文学》杂志的责任编辑来漯河组稿，顺便带来当月载有稼生先生的大作和我的一篇小说。由于舞钢市离漯河颇近，稼生先生也到了漯河，使我有机会单独拜访了他。

当我久久地握着他的双手时，四目凝望，竟像是交谊笃厚的旧友重逢。他是那样的平和、安详，说话慢声细语，没有哪怕是一点儿的锋芒毕露和大家做派。一身褪了色的中山装罩着并不魁梧的身躯，眉宇间刻镂着历经大风大浪的沧桑，唯一给人有知识分子印象的是他的偏分头发留得较长，不经意间柔软的发丝会自然下垂。

我们围绕文学的话题谈古论今，大都是他说，我听。记得他说得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既然和文学结上缘，就死心地塌地去爱它、去体贴它、去审视它、去抚摸它，天长日久，会有所得的。”和他交流，心境豁然开朗。他既不张扬，也不唯唯诺诺，充满睿智的话语瞬间能够抚平我内心隐藏的浮躁和无知。他还用鼓励的口吻对我说：“一个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之余，还有志于舞弄笔墨，甚志可嘉，贵在坚持。你若不嫌我知识卑薄，大可将你的作品寄给我互相切磋。”

那时，我虽早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依

美语蘸我心上血

然年轻气盛，仗着曾在省市报刊上发过几篇短文，拿起笔来尽显浮华，故弄辞藻，华而不实。但在杨稼生面前却不敢张扬。遂把心意颇好的一则散文寄给他以求指点。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并道出许多哲理和创作经验。他说：“那花哨的语言，是许多作者或长或短地经历过的，也不要紧，是刚起步时生出来的毛病，等步履稳了，自然消除。但是有一点应该戒除，即卖弄。这语言很难听，实际上就是‘表现’，即表现辞藻，表现深奥，皆与朴实相违。文字朴实，写得笨一些，也是好的。反过来说，文字不朴实，写得巧一些，也令人人生厌。就如听一个人说‘精话’（舞阳语），人们对‘精话’一句甚至半句也听不进去，听了就想吐，这道理与作文是一样的……”

他态度愈发诚恳，我便愈发不耻下问，连续把数篇习作寄过去请他提出修改意见。稼生先生总是以很高的大局观阐述作文做人的道理，又从小处着眼，通俗易懂地指出习作中的写作误区，点出作文的技巧和努力途径，就好如患病之人服了一剂良药，虽然苦口，却能立竿见影，受益无穷。

比如他在一封回信中说：“我佩服您能在公务之余坚持学习写作，那一定是很吃香的。只是由于过于用力，把话说得‘过’了，缺乏真实感。因此也就不朴实了，让人感到作者在‘拿腔拿调’。原因还在于真情实感欠缺，所描写的内容，即便全是真的，你也将其弄成假的了……文学之美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前面我说‘真情实感欠缺’，为什么会‘欠缺’呢？这‘欠缺’来自你那‘太多的形容’，唯恐不及，言之已过，反弄真成假了。真情常常是用极少的语言表达的，有时是无言的。形容词附加再附加，就感到艺术构思空虚了……”

据说，20世纪50年代初叶，杨稼生曾在省报上发表一篇短篇小说，显示了他感受生活、捕捉主题、刻画人物的综合能

力。可是1957年的那场风浪把他打沉下去，准确地说，是把他从人间蒸发出去了，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之中，熬过了二十多年的古拙山野之人生活。在文学创作上，这或许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写作之源，给了他另一把测量人们感情的尺子，使他对别人细小微弱的感情跳动也能感触到、抚捉到，即物言志，即小言大，终成正果。所幸他把近半个世纪的感情积累都浓缩在一篇篇溢满情谊的散文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令人敬仰的散文家。

在《海蓝海蓝的眼睛》这本书里，作者言道：幸亏我托生成人，幸亏我又爱上了文学。每当我沉醉在文学的爱海中时，心中就响起了这两句话，欣喜得快要哭起来。这种感情经历无数次之后，才突然明白，作文原本就是做人。

这本至今仍然溢满墨香的散文集，体物入微，善解人意，取材十分寻常，却能道出许多人生哲理。

你看他写一个招揽住宿的小姑娘是如何描绘的：“请到我家里来，三分钟就到，房间干净呢！”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手执“个体旅店”招牌，执著地拽着我的衣袖。

“不一定吧！”——我连犹豫也没有犹豫，就否定了她的许诺，只草草地看了她一眼。待我欲挣脱之际，也即她那小手将无可奈何地松开之际，她又补充一句：“叔叔，我不骗你！”说罢，她那海蓝海蓝的眼睛静静地、光芒澈透地洒满我全身。

我心果栗了。小姑娘来到这尘世上十几个春秋，为取得一个“信”字竟动起“不骗你”，这份量未免太重了呵！况且，我也不该要人家豁出自尊，信誉且向我立此保证！况且我这“不相信”又是随随便便……

就这么善解人意，面对人生，宽人严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细致透彻地观察生活，以其诚取悦读者，原有、同情、怜悯、自责、宽厚织成他文章的主旋

律。

再来关注、欣赏、咀嚼稼生先生的《关于散文的散文》这则发自肺腑的经验之谈。

他说：散文不会因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无暇一顾而衰微；人们忙，也要喘口气。没有谁骑摩托车飞赏苏州园林。舒一口气而尽，那柑橘是慢慢嚼才好。舒缓的艺术，恰因生活节奏加快而更具魅力。

他又说：不一定要章法，独要真情。一获真情，就一任感情摇曳，醉心写去；严防“发表欲”时来做扰。令人泣血的《与妻诀别书》、《祭十二郎文》，作者林觉民、韩愈大概没有考虑发表的事项。散文是韩、欧，也是哭。

他再说：若人家读我的散文，像读传奇什么的那样一目十行地掠过，那便是我的过错，值得伤心。而赤诚追求，要读者在我的字行里驻足、流连、欲走又回，和我款款商量几句，细细叮咛几句，再互道珍重，又回眸一亮才离去。因此，我要用热烈的目光去看世界和世界上的人，把感情往他们身上泼，不剩一滴，以心换心，美语蘸我心上血，去抚慰我的兄弟姐妹父老尊长……

好一个“美语蘸我心上血”，这明明是作者的人生誓言，做人信条，写作真谛！

即便如此，稼生先生依然常觉自己做得不足，依然常感“惭愧”，这种经常的“歉疚”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自发地流露出来的。我作为他人人格魅力和作品的受益者，愿以他依然自责的文字作为结束语，以此引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我常感到欠了许多情——除父母、师长、恩人、朋友外，还有给我理过发的理发员（我虽付了钱，但总觉还欠他点什么）；还有偶然碰面给我一个微笑的陌路人（因转瞬就分别了，使我失掉答美的机会）；还有大清早在我楼梯口清理垃圾的壮男壮女；还有举着小黑手给我修补铝锅的小工匠；还有……

我们都是路人，路过彼此的一生
再不会相遇，欲珍惜，无从惜

我可不可以在难过
不可以要求你转过身来
再深深地，深深地，看我一眼

我有鸢尾花一样的灵魂

春天黯然离去
鸢尾花开出忧伤的蓝
仿佛凝聚着整个大海
我有木头一样的肉身
鸢尾花一样的灵魂
每一次对春天的告别
都是孤独的路程
虽扎根泥中，却有奔波之苦

我用一生，在蓝色里沉默
鸢尾花是干净的
蓝色是干净的
沉默是干净的
我沉默的样子，让河流也跟着无声
而那些波浪是多情的
总不甘心被风一再抹平
当它们因为前一，一边向往昔翻卷
那一定是因为依恋

■李季

春逝

春日将逝，盛宴不再
余下的花朵将慢慢绽放
我曾种下马蹄声声
也曾把沙子揉出泪水
我已走过惆怅的季节
愿余下的，都是淡然的日子

很多时候，明知是不归路
我仍然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
全是因为胸中的一丝热望

确认

我确认草的绿，花的红
确认一棵树在春风里安静的样子
确认它的凄惶、孤独，欲诉还休
它向南的树枝，枝头的残霜
确认生命中这片刻的云淡风轻
确认阳光、鸟鸣，远去的、未及的
确认世界辽阔，日子茫然
确认牵绊、歌唱以及潜藏的燃烧
确认年华美好，而它终将被芥子爱上
春风荡漾，大地温暖

《春逝》 (组诗)

我确认我是它的替身
默默行走在，悲喜无常人间

突然很想你

突然很想你，突然心很疼
满目繁花，尽管凋零
春天就要这样过去了
欲珍惜，无从惜

草木已深的暮春，旧伤复发的暮春
流水渐远，落花渐远
思念里寂寂的一生，也正渐渐远去

独立在水之湄、花之侧
看日子如多米诺骨牌
相继倒掉，坠入深渊
我失神而心惊

■诗香词韵

槐花香

■陈建设
一簇簇，一串串，嘟嘟噜噜
点缀在茂密的绿叶间
白的可爱，繁茂喜人
香气缕缕，香气甜甜
香满了白天，甜透了夜晚

槐花香，勾起了童年的回忆
那些年的春天
槐花不是花，是粮是餐
让乡亲少受了多少饥饿的折磨
便与槐花结了情缘

色如素锦，清新雅致
你的香气，弥漫了村庄
连晚上的美梦
也是一树一树的槐花香
那一起持槐花的伙伴
如今都又在哪个驿站

■人在旅途

■王剑

山是水之骨，水是山之魂。
广东韶关的丹霞山是水做的。踏读丹霞山，最有趣的是聆听水声。林阴深处，峡谷之间，但见飞瀑流泉，穿石越涧，铮铮发珠玉之声，淙淙若天籁之音。不须看，只屏心静听，就能滤去心中燥气，平添许多乐趣。

丹霞之秀，秀在锦江。锦江，因水中盛产传说中的女媧补天时的五彩石而得名。一江碧绿的河水，出自北面万顷林海，在丹霞山群中迂回南流，一路翠竹夹岸，树木婆娑，近石倒映，远山透迤，山村田园掩映其间。正如诗中所说，“一水浮青碧，千峰翠翠微”。

我们乘竹筏顺江而下。蜿蜒的锦江如一幅水墨长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群峰，高峻，幽谷，古木，修竹，百合花，彩石，巨岩，长亭，村居，炊烟，渔夫，竞相进入眼帘。船行之处，不时惊起几只水禽。机灵的野鸭嘎嘎地叫着飞向竹丛，一条大草鱼跳出水面又跌落水中。若是恰逢旭日东升，或晚霞将落，那鲜亮亮的橘色，在山峰之上妖娆，这变幻的山与游走的水，又该是怎样一种浑然天成的水墨意境呢？

锦江的水滋润着丹霞山，也浇灌出了丹霞山瑰丽的色彩。丹霞山色如渥丹，灿若明霞，赤红的山矗立在翠竹芦草间，像一颗颗红宝石镶嵌在绿丝绒中，其色彩反差带给人的视觉冲击，恐怕只有“震撼”两字。赤红的山倒映在锦江的碧波中，就是赤色的水了。就像是一树一树的红珊瑚，

在碧水中燃烧。原本冰凉的河水，因为这火般影子的，便有了些许的暖意。山上长满了绿树，但身子是红色的，而山下又是无尽的竹林翻卷着起伏的绿浪，绿浪的脚下又是碧水，碧水中之是不同颜色的游船，游船之上盘旋着白色的鸥鸟与鱼鹰，在低矮的云中时隐时现地翱翔。没有哪位画家能够调出如此丰富的色块：绿、白、赭、赤、丹、朱、绯、绛、粉、彤、殷、红、酡、褐。这些颜色渲染着丹霞山，也就成了丹霞山。

丹霞山的水是沸腾的水，一座座山峰就是她煮出来的仙丹。

二

丹霞山奇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丹霞山在地质学上属丹霞地貌，一进入丹霞山，我们就真切地感受到：褐红色的山体，正在喷涌着一种激情的火焰。

大约几亿年前，丹霞山一带还是一片茫茫的海洋。而今，突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满山或散或合，或立或卧的柱石，实际上是造山运动留给丹霞山的丰富表情。这些巨砾怪石是有灵性的。它们用自己的傲然屹立，记录着气候和时间的风云变幻，用自己鳞响的线条划出自己世界的理解，划出自己的生命精神，从而流出一段生命的悠长。

在丹霞山的锦江河畔，前后排列着五座山峰，远远望去，状似五头大象悠悠地在河边散步，人称“群象过江”。据当地传说，这些大象小象，都是天上饲养神象的仙女玉锦带下凡间的。如花似玉的仙女玉锦带倦了天庭的生活，便赶着群象，踏着彩云，飘到了丹崖碧水、丹花绿树的丹

霞山境界。从此天天在这里植树造林，化云雾为甘露，渐渐流淌成锦江河。大象小象们就用长鼻子汲来水，帮助她浇灌山冈和坡地。年深日久，丹霞山一天天变绿了……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达着人们对丹霞山的热爱。

锦江边上有两座情侣峰，其背后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相传很久以前，这里生活着一位青年叫阿丹，勤劳憨厚。一天，天上的仙女阿霞被阿丹深深吸引住，于是下凡与阿丹结为夫妻，两人非常恩爱。后来却被玉帝知道了，命阿霞立刻返回天庭。遭阿霞拒绝后，玉帝龙颜大怒，于是，把阿霞变成了锦江边上的“巨石美人”，阿丹则成了隔江相望的“僧帽峰”。

最神奇的还是一起被称为“丹霞双绝”的阳元石与阴元石。阳元石高28.5米、直径7米，宛如一株万年青松，耸立一片红光瑞气的丹崖赤壁之中，被丹霞山人称为“祖石”。据专家考证，作为一个天然石柱，它从阳元山的大石墙分离出来已有30万年。“孤留一柱撑天地，俯视群山尽儿孙”的豪迈诗句，写出了阳元石卓尔不群而又气势磅礴的阳刚之气。与阳元石高耸显露不同，阴元石则隐匿在深山幽谷中，隔着清澈碧绿的翔龙湖与阳元石遥遥相望。阴元石是一块裸露在丛草蔓生的山体之外的巨大天然石洞，石洞高10.3米，宽4.8米，洞长约4.3米。整个石洞丰隆秀美，被称为“母亲石”、“生命之门”。阳元石与阴元石，是丹霞山的生命图腾。它们毫不隐讳的展现，让生命的渴望不再是隐喻，而有了自由与野性。可以说，是它们让丹霞山成了生命之山，它们是自然之神。因为有了它们，丹霞山才有了自身独具魅力的文化意义。

三

“深山藏古寺，林幽路难及。云深寻净土，此地最相宜。”丹霞山的清静，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来此探访。他们或远眺，或登临，或结庐而居，或筑亭而读，或吟诗作文，刻石勒名，在此间留下了大量的文化足迹。

相传距今4000多年前，舜帝南巡经过此地，登山而奏韶乐，美妙动听的乐曲，令周围的山石亦为之动容，变成形状奇异的“三十六石”，韶石山因此得名。到了唐代，诗人宋之问来了，他赞道：“炎微行应星，回瞻乡路遥。珠厓天外郡，铜柱海南标……”没过多久，左迁的韩愈来了，由眼前的丹霞山，他想到了自己多舛的命运：“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又过了几百年，苏东坡来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东坡发苍发然，他想把丹霞山作为自己终老的归宿地。之后，深居简出的朱熹来了，他惊呼：“日落西南第几峰？断霞千里抹残红。”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也有两句著名的诗：“自夸巨擘非虚妄，万古丹霞冠岭南。”这些诗章就是丹霞山人文之海里的美丽浪花，时时晾晒着这座南方圣山的幽美丰姿。

如今，几千年过去了，丹霞山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丹霞山是一幅画，张挂着自然的恬淡。丹霞山是一首诗，写满了生命的温煦。丹霞山更是一句禅，需要我们用平静的心境做出解读。

■心灵随笔

春风拂醒槐花梦

■孙永祥

芳菲渐尽的四月末，无论是游走于城市或者乡村，或许不经意间会为丝丝缕缕淡淡相间的独特花香所吸引，环顾四周，视野之内，定能找到叶绿花白的洋槐树，那绵延不绝、纯而不腻的清香很快便会勾起对于洋槐花的美好记忆。

对于农村长大的男孩子来说，洋槐花的甜美多少都会伴随着疼痛，因为它的皮凹凸不平极不规则且肤质粗糙坚硬，细皮嫩肉的手脚稍一用力就会略的嫩肉。爬树砍枝的过程中，一不小心还会被尖利的槐刺和干枯的细枝划破皮肉。但这些皮肉之苦和洋槐花的美味比较起来真不算什么，拽下来的鲜花夹杂着片片嫩叶，色香俱佳，洗净拌面煮熟，用蒜汁等调料拌好，吃在嘴里，美在心里，点点刺痛，斑斑挫伤也就忘了。

长大了，从农村来到城市，花开花谢常见常闻，只是好多年没有饱过新鲜花的口福，集市上有卖只是近几年的事。往往是过了一段时间，父母就会找机会掂来一兜槐过晒干的槐花，奉为山珍海味一般，今天用开水烫了加点粉条凉拌，明日用肉末炒了做臊子面，变着花样体验舌尖上的美味，心里是满满的幸福。

二十多年没有采摘过洋槐花，儿时的记忆非但没有模糊，反而愈加清晰。重新走到芬芳馥郁的洋槐树下削枝采花是这几年的事。

前年五一前的一个双休日，以孩子为媒熟识为友的几家人相约去舞钢市采摘槐花。一个家长熟知此地，一行人吃罢早饭驱车去漯河，经舞阳县城，穿舞钢市尹集镇，走环湖向西约两公里，约一个半小时到达了目的地。一开车门，浓郁的花香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之下，山冈怀抱之中，白绿相间的一大片洋槐林蔚为壮观。一行人正欢呼着冲进梨花深处，突然看到一些山民装束的人正在采摘，心中凉了半截。看到他们熟视无睹的神态，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本意是带着学业繁重的孩子踏青放松，加之山地的洋槐树大多是“细高挑”，一群人只能靠着一根短棍绑着一把镰刀，来回转悠着寻找目标。看到附近一对老夫妻一个钩枝一个擗花，配合得

相当默契，袋子里、篮子里已收获甚丰，我们倍感羡慕。也许是看着我们望花兴叹的窘相心生怜悯，老年人不紧不慢地说：“要摘槐花，家伙不顺手怎么能行，我们也摘得差不多了，等会就将就着用我们的吧。”起初感觉他们只是客套，不料想过了一会，他们真要把工具送给我们，我们不好意思收，他们却是异常坚定的送：“拿着用吧，你们城里人来一趟不容易，槐花很好吃，多摘点。”有了现成的家伙，我们的槐花兜很快鼓胀起来。

吃一餐长一智。去年采摘槐花，一个朋友真是有才，他找来了用来摘柿子的可以伸缩的金属杆，顶端且是用胶带绑缚镰刀，绑得那叫结实。这下好了，他一个人钩，一群人还撘不及。擗花的过程中，从这些常来的美食家口中，了解到了洋槐花冰箱储存的方法，以及槐花饺子等众多新颖的吃法。但人为物累，心为形役，世俗的人们大多难逃此怪槽。等到整理好成果准备返程的时候，已是下午两三点钟，一行人像打了败仗的队伍，狼狈不堪。

同样的时节，今年我们再去采摘时，却发现花儿有些过期，看来自然的微妙变化，单凭经验难以把握，非静下心来无法领悟。低处的花儿基本已被扫荡干净，我们只得向高处努力。意想不到的，刚摘了一会儿，镰刀就折断了。大家无不垂头丧气，因为槐花早已许出去几大包了，自己少吃点不要紧，怎么给朋友交代，不可能因此毁了诚信的清名。大家很快做出决定，去买镰。好在尹集镇不远，开车回到镇上，看到路边商店里一个老人正在磨镰，甚是欣喜。可老人口的一席话让人泄气，这镰是他来自自己用的，昨天有亲戚拿去摘槐花用钝了，他要磨一磨，不卖的。好在路对面的五金店有，就买了两把，大家商定，什么时间把它们用坏了就收兵回营。我们小心翼翼，找小树，寻细枝，最终也有不小的收获。返程路过尹集镇，众人鼓捣着又寻访到卖家，买了一大包槐花，这才安心回家。

时过境迁，像洋槐花一样，榆钱儿、枸杞穗、荠荠菜、面条模等等，过去这些熬饥荒、渡年馑的林木花叶、田间野菜，现在都已成为人们绿色、健康生活的时尚追求，不变的是它们的美味基因，变化的是它们的功能效用，变与不变映衬出了时代的脉动，勾画出的则是芸芸众生对于国富民强安乐幸福的朴素愿景。

开在角落里的花

■薛文君

春天是大自然馈赠人类最美的季节。风柔、雨细、云淡、花香，以及有满眼的绿钻进你的视线。如果天气晴好，阳光明媚，那山那水那树那花仿佛是从画卷里走出出来的景象，清新中透着润，生动中透着空灵，这个时候如不出去走走，竟觉得有种负罪感。

恰逢小长假之际，便决定从冬的筒居中走出去。出了院门才发现，一条条宽敞的马路不知何时已浓缩成了羊肠小道，一辆辆排在成长龙的车，一群群如同蚂蚁的人在上面艰难爬行。只好临时起意——去附近的郊外看看。

出城没多远，就看到几户人家种植零零散散的油菜花开得正艳。黄澄澄的十几株就是一片风景，它们高挑的身段，随风左右摆动摇曳生姿。虽然在不起眼的角落里但丝毫没有影响它们灿烂的笑容，绽放得仍旧那么美，那么生动。仿佛房前屋后这些角落就是璀璨的人生舞台，它们就是春天里的主角，充满自信地演绎自己的人生剧场。

大约又走了一公里左右就看到大块大块的田地。这里已不是稀稀疏疏的几株、几十株或几百株油菜花，而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海洋，站在这岸根本瞧不到那岸。我惊喜地扑了进去，整个人都陷入花海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是怎样的花啊？没有妖娆的花瓣，没有奇异的香味，没有名贵的地位却开得如此彻底、大方，无拘无束，这种气场让人震撼与

欣喜，也让整个春天怒放着平凡的生命。

我看到过雍容华贵的牡丹，欣赏过色泽娇美的玫瑰，接触过香气扑鼻的茉莉，也曾被它们的美打动过，但是这满眼的油菜花不是打动了我是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为它兴奋为它点赞。其实它何需我去兴奋点赞呢？即使我什么都不去做，它也会在春天里展示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之美。无需鼓掌，无需恩惠，它是春天的花它开放，从大地开放，自在地开放，骄傲地开放。开放在绿油油的麦浪里，开放在无限的春光里。我也寻着它们踏青、赏花，捕捉春天的美！

其实何止是油菜花呢？山脚下、马路边、沟坡旁，甚至我家小院的水泥地缝里又有多少不知名的小花草在春风里悄然开放。它们一簇簇，一片片在不经意的時候钻进眼底，生活在卑微的角落，用不起眼的生命带给心灵巨大的撼动。往往在捕捉它们的同时像是在捕捉自己微小的生命，其实在人生的定义里，生活可以低微但你要高傲地活着。

每朵花都是春天的使者，都是一场鲜活的生命，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用生命是否有人观赏，不用在意是否有人鼓掌，只在生命里竭尽全力地演绎自己的美，用自己的一点一点烂漫去点缀整个春天，这就是最有价值的开放，也是最打动人心地开放。花草如此，人便如此，用平凡的生命演绎不平凡的人生，何须在意外人，自己努力就好！